

ZHOUGUAN
MINGJI
YU CIKE



●刺客



●州官

●名妓



州官名妓與刺客

蔚春 徐仁●著

他用累得嘶啞了的嗓音半是自語半是詢問地說道：『全部發放完了，』

大堂里無人應聲。望着滿堂的衙役和官吏，他緩慢而沉重地說：『各位都知道，我已向朝廷奏報獄空，萬一尚有人犯在押，被人檢舉，尤

某固然獲罪，爾等祇怕也難脫干係。』他一邊說一邊用陰鷙的目光在衆人面前一一掃過。這時他發現柳七在他的目光下不自覺地抖了一下，他低喝一聲：『柳七！』柳七立刻嚇得滿臉發白，雙膝跪倒，却又低頭着一聲不吭。

州官、名妓与刺客

蔚春 徐仁●著



女子学院 0050163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 云
封面设计：王申生
封面题字：赵银仁

州官名妓与刺客

蔚 春 徐 仁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六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375 插页2 字数249,000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4,000册

书号：10077·3089 定价：1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北宋为历史背景的传奇小说。

新天子的亲信大臣黄谦，负了一项特殊使命——要将杭州名妓秀奴秘密送入宫中——来到杭州担任州官。但他刚上路，就受到一个神秘的黑衣刺客的跟踪追杀。然而，当刺客完全可以轻取黄谦性命时，却又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放过了他……州官、名妓与刺客，这三个身份悬殊、命运各异的人，却被一条挣不断的纽带紧紧连接在一起。

就在黄谦使用瞒天过海之计，即将完成天子使命之时，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，整个秘密又被黄谦的政敌——宰相于衡得知，因而引起一场又一场的宫廷斗争、官场角逐，最后导致始料未及的悲剧结局。

复仇与血缘交织，阴谋与爱情较量……

全书情节曲折，高潮叠起，充满悬念。

第一章

新皇登基，天下大赦。

已是未牌时分了。宿州知州尤枢从卯时过后就开始发放州衙监狱里的犯人，到此时已精疲力竭。

处理完最后一份案卷，他放下笔，摸了摸发胀的前额，疲惫之感立刻象潮水般地向他涌来。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立刻能伸开四肢往床上一躺，不动、不写、不说、不想，彻底地休息，哪怕只是片刻。

然而，他无权这样做。他知道，丝毫的懈怠都有可能毁掉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功名，好不容易保住的前程。

他用累得嘶哑了的嗓音半是自语半是询问地说道：“全部发放完了？”

大堂里无人应声。望着满堂的衙役和官吏，他缓慢而沉重地说：“各位都知道，我已向朝廷奏报狱空，万一尚有人犯在押，被人检举，尤某固然获罪，尔等只怕也难脱干系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用阴鸷的目光在众人面前一扫过。这时他发现孔目柳七在他的目光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，他低喝一声：

“柳七！”

柳七立刻吓得满脸发白，双膝跪倒，却又低着头一声不吭。

尤枢眯着眼似笑非笑、似怒非怒地问：“你，好象有话要

说？”

柳七已经全身颤抖，不能自持了，“小……小吏，呃……没……没有……”

尤枢转身蹙眉望着司理参军，“司理可知端的？”

司理参军早已憋了一肚皮的气。他在州县多年，从不曾见过象尤枢这样执拗认真、事必躬亲的州官。但他无权违抗上司，因而尽管他满腹不平，满脸不耐，仍只能用尽量谦恭的声调回答：“某不知其详。不妨叫柳七明言。”

尤枢便仍车转身对柳七喝道：“说实话！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却足有震慑人心的力量。柳七吓软了，“小……小吏……早，早就想……禀报相公。牢，牢里……”他实在慌得说不下去了。

尤枢冷笑道：“我早就看你神色不对，果然有名堂。走，你带路。我倒要看看，你到底有多大的胆，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设私牢！”

柳七一听此话，知道性命难保，连忙磕头不止，声嘶力竭地求饶道：“不，小吏不敢设……设私牢，是前任知州黄仲贤……相公饶命……相公饶命！小人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娘，饶命呀……”

“黄仲贤？”尤枢惊奇极了，“如此说来，此人已秘密关押三年多了？”

“正是。”柳七噤着。

“居然不立案，不上名册？”

“是的。”柳七的声音低得象蚊子叫。

尤枢被愤怒和好奇双重地激动了，咬牙冷笑道：“好，好得很。我倒要见识见识黄仲贤的德政。”他收起笑容，怒喝道：“走！带路！”他又用手朝堂上一扫，“你们，都一起去！”

两个衙役上前搀起柳七，踉踉跄跄朝门外走去。尤枢紧随其后，其余的人也都跟着鱼贯而出。

一行人走出大堂，出了二门，再穿过西墙边的小门，来到州牢前。平时这里是一片呻吟、叫骂、喊冤声，今日却是安静得出奇。所有的牢门都大开着，几名狱子正在打扫牢房。尤枢看着这幅“狱空”的景象，心下虽不免自得，却又更为纳闷：“一排牢房，昭然眼前，何处还能关押私囚？”转身看看司理，见他脸上也是同样的困惑不解。两人相对苦笑，只得跟着柳七朝前走去。

柳七走到最尽头的一间牢房前，推门进去，扯下后墙上的一张草席，众人这才发现，草席后面居然还有一扇门！门上有一小方洞，显然是送饭用的。

尤枢怒不可遏，嗓音都发抖了：“打开！”

柳七连忙唤来一名狱卒，打开大铁锁，推开牢门。立刻，一股恶臭扑来，众人都不由倒退了几步。

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黑牢。如果关上门，必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尤枢因为站得较远，一时无法看清牢里的情形。过了一会，眼睛稍稍能辨认了，才看见似有一团黑影在蠕动。

尤枢退出牢房，站在院中，对适才开门的狱卒道：“带他出来。”

狱卒刚走进黑牢，院中就听见一声怒吼：“滚开！”这声音立刻使人联想起关在兽笼中的雄狮。

狱卒陪笑道：“汉子不可胡闹。知州相公要放你出去了。”

“放我出去？黄世儒那老狗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是新来的相公。”

“新来的？真要放我了？”

“是的，快跟我来。”

伴随着一阵哗当哗当的铁链声，一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高大身影从黑牢中走了出来。这人才走到门边，就被并不强烈的阳光刺痛了两眼。他连忙闭上眼睛，身体因为虚弱和晕眩，剧

烈地摇晃起来。

尤枢感到一阵怜悯之情涌上心头，眼眶竟有点湿润，他吩咐两名狱卒：“扶住他！”

汉子在两人的搀扶下站定了，眼睛却仍是闭着。

尤枢这才仔细打量这个地狱里放出来的人。此人须发蓬了一头一脸，面色青灰，满身污垢，实在辨不出年龄；身上的衣裤已破成了布条，更无法辨认原貌。他虽然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，但骨节粗大，肩宽腰细，躯干笔直，仍给人以孔武有力的印象。此人手足都被杯口粗的铁链锁住，手腕、脚踝处，因长期与铁镣磨擦，已经溃烂，旧痂之上又裂新伤，脓和血将暗黑的铁镣都染成了斑驳的杂色。

尤枢一向以居官清廉、精明干练自诩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他的后院里，竟设有这样暗无天日的私牢，而且上任三年，他竟没有发觉。一种被欺骗的屈辱、愤怒之情，使他不能自己。他气得四肢乱颤地咆哮道：“拆了它，这间该死的黑牢！拆了它，马上就拆！”

那戴镣的汉子被州官真诚的愤怒震动了，他睁开眼，无限感激地看了尤枢一眼，重新闭上眼睛时，两行清泪流下他布满污秽的面颊。虚弱和晕眩又一次袭击了他，他双膝一软，昏倒在地上。

三天后，尤枢在签押房里召见那汉子时，他已在柳七的照看下沐浴更衣过了，新剃了头，穿了一件簇新的僧袍，脸上也略有红润之色。“原来是位僧人！”尤枢脱口道，他仔细打量，只见此人年过四十，长得英武雄俊，宽广的前额和深邃的目光显示他具有相当的智慧和学识。

这和尚一见尤枢，便谦恭地合十称谢道：“使君恩同再造，贫僧没齿不忘。”

尤枢和蔼地说：“不必如此。你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氏？”

和尚犹豫了一下，呐呐地回答：“出家人云游四海，无名无家。”

尤枢皱了皱眉，知道他是不愿吐露实情，也不去难为他，转向带他前来的柳七道：“柳七，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回使君，这汉子是三年前捉进来的，因为他要谋杀州官。”

尤枢吃了一惊，“谋杀州官？这还了得！”

那汉子却毫不示弱，威严地低声喝问柳七道：“你说我谋杀州官，有何证据？我不过在黄世儒家门口走过而已，何曾谋杀他来？”

“可你怀中分明藏有飞镖。”

“如今官府又不曾禁带武器，大街之上，携带刀枪者大有人在，未必都是谋杀州官的？”

“你……好好好，我不与你争，是前任知州如此说。他要抓你，与我何干……”

那汉子还要争辩，尤枢低声喝道：“快不要吵了！”他思索片刻，吩咐柳七道：“此事既然未曾立案，就不必重立了。将他的东西找来还他，再去官库中支半吊钱与他作盘缠，让他去吧。”

柳七不敢多言，连忙答应着去了。

尤枢声调平稳地对那汉子道：“你确曾谋杀也好，不曾谋杀也罢，都与我不相干。今日放你出去，此事就此了结，不必再提。黄仲贤已成古人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那汉子突然圆睁双目，惊讶万状，“黄世儒，他……他死了？”

这回轮到尤枢惊讶了，“他已作古三年了，你竟会不知道？我就是来接他的，如今也已任满了，你……”

那汉子开始只是呆呆的，猛然间大步冲到尤枢面前，用力摇撼着书案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黄世儒那老狗，竟死了么？啊？他怎么可以死？我……哦，天哪！”

036209

满屋的人都被他这突然的爆发惊呆了。两个差役怕他伤害州官，忙上前去拉他，被他两手一推，便都跌坐在地上。几名书吏也一拥上前，想要强拖他下来，柳七正好拿着一个小包裹和半吊钱出来，一见这阵势，连呼“放手，放手！”又好言劝慰那汉子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世事都是命定的。实不相瞒，黄仲贤自见你之后，便心神不定，寝食不安，不多时就故去了。在下虽不知你两家有什么怨仇，但他既被你惊吓而死，你两家的宿怨也可就此结清了……”

柳七还想说下去，那汉子却厌恶地瞪了他一眼，狠狠地骂了声：“你这条狗！”但随即他又神情呆呆的，仿佛还没有完全明白眼下的真实情形。

尤枢突然感到，这和尚是个极不好惹的人物。而且他还有种预感，总觉得今日之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。至于为什么，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眼下他只希望尽快了结此事，便对那和尚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还是好好地去吧。”

和尚此时突然怒气全消，心灰意懒。他默默地从柳七手中接过钱和包裹，步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。才走出几步，又回过身来面对尤枢俯身合十道：“使君救命之恩，容当后报。”说罢起身，也不抬头，只跌跌撞撞地出门去了。

屋内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一种悲伤而压抑的气氛，默默地无话可说。不知谁竟轻轻地长叹一声：“唉——”这一声长叹唤醒了沉思中的尤枢，他转向柳七道：“柳七，你知罪么？”

柳七连忙跪下，“相公饶命！”

尤枢何尝不知，此事如果公然追究，被监司知道参上一本，他作为一州之长，必是难逃罪责。何况如今他正要赴京候阙，更是绝对不能有此类似事件发生。于是他将手一挥，“你还是说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柳七惶恐地回道：“这事，小吏其实也不明就里。只知这汉子是信州铅山人，姓齐，僧人装束，身上却未曾带有度牒，想是怕人发现他的身分。三年前，开春不久，那日，州官——就是前任知州黄仲贤——退衙回府，见这汉子在他家门口徘徊，不知怎的，立刻吓得变了脸色，一口咬定他是刺客，吩咐下人把他抓了起来，并设了这间黑牢，将他关在里面，不许与任何人见面。听他身边的小厮说，那天晚上，他又喊又叫，说是有鬼，此后一病不起，半个月后就死了。因他死时不曾交代，小吏不敢擅自作主，就……”

“既有此事，怎不听你说起？”

柳七一时张口结舌，良久方吞吞吐吐地回道：“小吏……嗯，一时忘记了。”

“忘记？一忘就是三年？这三年间，天天有人给他送饭，不是你关照的？哼，必是黄仲贤怕此人还会去找他儿子报仇，所以叮嘱你秘密关押他，是不是？你得了黄仲贤多少钱？”

柳七吓得磕头不止，口中只说：“小吏该死。”

尤枢冷笑道：“哼，起来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今日之事，不要再提起。依我看，那汉子与黄仲贤必有血仇，他岂肯善罢甘休。”他又厉声训斥柳七道，“看你平日还算精明，怎会一时胡涂到这地步？这种仇杀之事，最是可怖，外人若卷进去，决没有好下场的。你为了几个钱，不要命了么？”

柳七听到此，也不由一阵害怕，不禁浑身一颤，吓出一身冷汗来。

尤枢转过身去不再理他。

第二天，他在给新天子的贺表上加了一段“天下太平，本州狱空”的文字，算是对自己三年来的政绩作了一个小结。

二

右庶子黄谦在东华门外下马，仰望着阔别三年的皇城，满面欣然之色。

是的，他是值得庆幸的。

他少年得志，十八岁就登了进士第。小心翼翼地做了两任州县属官之后，当上了东宫官。东宫，这个清水衙门，是许多朝士不屑去的地方，但黄谦却不同，他懂得，侍奉太子，就是侍奉今后的皇上。在东宫干得好，未始不是一条捷径。当然，走这条路要有耐心，善于等待。多数东宫官都是因为不耐烦等候而离开了东宫。但黄谦不同，他年轻，有足够的时间等到太子成为天子的一天。从他进入东宫的第一天起，就兢兢业业地把侍奉好太子当作自己的天职。那时，太子只有十一岁，做功课不能耐久，黄谦便想出个法子，禀过皇后，将历代和本朝贤君良臣的事迹，编成一段一段的小故事，命画院待诏绘成图画，日夕陪太子展玩，果然收效甚著。随着太子一天天长大，他总是在不违背“古训”的前提下，尽量满足太子每一个细小的愿望。当别的东宫官走马灯似地不断“换防”的时候，他却象钉子一样“固守”下来，并得到皇后的赏识，不到四年，就升到了右庶子，并成为太子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正当他沿着既定的目标坚定地走下去的时候，他的父亲黄世儒竟在宿州任上去世了。这消息对他来说不啻晴天霹雳。父亲的去世，意味着他必然要离开京城三年。虽然，这个“三年”，实际只是二十七个月，但这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哪，谁能预料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事？如果太子在他刚离开朝廷的时候便即位了，那么，等他三年后回来，一切都已成定局，还有什么会留给他呢？那他这些年的辛劳、苦熬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
但是，所有这些担心，疑虑，都是毫无意义的，他必须回徐州去为父亲守制。谁也改变不了。

在这三年当中，他比谁都虔诚地祈求着圣上的健康。

还好，除了皇后去世的消息以外，从东京没有传来别的噩耗。

就在他守制期满，将要起程赴京的时候，圣上驾崩了。

他哭了，哭得那样真诚，谁看了都要感动。

他衷心地赞颂圣上是古往今来最“英明”的圣主，愿所有的神明都来保佑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。

当他首途赴京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自豪的使命感。

一到京城，他首先去拜望了原来的东宫太监头儿，现今已做了入内内侍省都知的李祈福。李祈福一见他来，果然大喜，立刻就安排了今日的召见。

今天不是常朝日，内廷前殿的各条甬道上一片寂静。这沉重的寂静使黄谦感到了压抑，脚步不由迈得越来越轻，越来越慢。

他在一名内侍的引导下来到延和殿前，只见值殿的内侍和殿门外的卫兵都满脸惶恐，心下不由忐忑起来，他无法猜测，殿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前日见到李祈福的时候，他可是什么也没说呀……正在胡乱揣测的时候，只见宰相于衡从殿内出来。于衡才跨出殿门门槛，黄谦就听见殿内“啪”的一声响，显然是砸碎了什么东西。于衡听见响声，也蓦然回首，继而显出惊怖的神色。黄谦更奇怪了……

此时，于衡站在殿门口惶恐不已，真是进退维谷，无所适从。还是值殿太监拚命向他使眼色，催他快走，他才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离开殿门，才下阶墀，便见到了恭候在阶下等候天子召见的黄谦。于衡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竟吓得倒退了两步。黄谦恭敬地低头垂手问候宰相，因此并未完全看清于衡的惊恐之

色，但从他踉跄的步态，已能窥见一二，心下更是狐疑。但他尽量稳住自己，不吭声，也不抬头。于衡似乎想问他什么，但踌躇片刻，环顾身边的内侍和卫兵，又把话咽回去了，他只是再次摇了摇头，不无夸张地长长叹了口气，才随着两名引路的内侍向宫门走去。

黄谦目送着于衡的背影，正在猜想间，只听阁门吏高声报道：“黄谦奉旨进殿！”只得连忙回过身来，定定神，双手捧定玉笏，恭恭敬敬地步上阶墀。进殿舞拜毕，用眼偷觑官家，只见过去的“太子”一换上天子朝服，果然有一种逼人的威严。便连忙垂手低头，谦恭地奏道：

“臣去国三载，今日重覲清光，深感陛下殊恩。”

官家倒是不忘故人，着实说了几句劝勉的话，只是神情似有不乐之色。黄谦回忆起刚才的那一声响，以及进殿时好象看见小黄门正捧出几块玉石残片，估计是砸碎了御案上的东西。是官家发脾气砸的？那可是非同小可。可他又不敢问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官家自己倒先作说明了。他恨恨地说：“于衡这老儿，实在欺人太甚！”

黄谦听到如此说，一颗悬了半日的心方才落下。他隐约感到，官家发的这顿脾气对自己大有好处，但眼下还来不及细细体味，便只是恭立着，并不开口，只等官家说下去。

官家仍是愤愤地说：“朕要追封生母为皇太后，他说一定要先封大娘娘，才好封嫔妃。朕依了他，先封了大娘娘。明日，朕要为生母上尊号，早教他写一道册文，他拖到今日方呈上来，却是遮遮掩掩，竟没有一句话说明宸妃是朕的生母。”说着，天子将御案上一个黄绫裱装的折子随手一推，内监会意，忙取来递给黄谦。

黄谦接过，打开细细看来，只见于衡进呈的册文破题写的是：“五嶽崢嶸，昆山出玉；四溟浩渺，丽水生金……”黄谦何尝

不知，因为皇后无所出，故当今天子虽是宸妃所生，却一向被皇后收为己子，与宸妃反倒是难得见面的。加之宸妃早逝，宫中更是绝口不提此事。如今天子要追封生母为太后，这册文如何表述，倒确是一个难题。于衡拟的文稿，已是婉转说明诞育圣躬，实系宸妃，只是碍于上述原因，难为直致，想不到会引起皇上这么大的火气。黄谦想到此，便试探地奏道：“既是陛下不满意，不妨命他重写。”

谁知天子一听，更为恼火，道：“朕正是问他，何不直言诞育朕躬，使天下知之？并命他改写。谁知那老儿竟敢违抗朕命，说是来不及了。”

黄谦没想到于衡竟有这么倔，倒也着实吃了一惊，脱口而出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官家一时悲从中来，竟流下泪来，“父皇在时，于衡这班人就专欺负朕母子，使朕终年不得见生母一面。朕的生母，必是被这班人气死的！如今，他们又欺朕年少，羽翼未丰，对朕百般刁难……”他太激动了，竟至说不下去。

黄谦万万没想到，官家刚刚登基，就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但是，当着殿内外众人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缓缓劝道：“于老相公乃三朝重臣，断不致违抗陛下，或许他也有难处……陛下既是对册文不满意，不妨令翰林院另撰一道。”

“哼，翰林院那班人，还不是早就和于衡那厮串通一气！”

黄谦左右为难，沉吟片刻，方横下一条心，说：“陛下如信得过臣，臣愿为陛下草拟一道，只是……”

官家不让他说下去，忙道：“正要烦卿亲撰。只是要快，明日就要用的。”

黄谦暗想：“难处何在快慢之间？只怕有更大的麻烦在后头。”但自己话已出口，无可更改了，便断然奏道：“臣立刻去写。”

“那就不必出宫去了。”官家吩咐身边的内监，“带黄谦到翰

林院去。”

黄谦一听此话，不由暗暗叫苦。这翰林院，日夜有学士值班，他丁忧刚回朝，连职务都还没有派定就草拟这道册文，已是擅越翰林学土的权限，还要坐到院中去写，岂不是自己爬到热锅上去挨烤？

正在为难之际，却见李祈福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谦卑而又自信地对官家奏道：“陛下，此事交给奴婢去办吧。”

官家一见他来，也很高兴，便挥了挥手说：“好的好的，卿等这就去办。今日之内一定要写好，送来朕看。”

两人诺诺连声，退下殿来。黄谦很想问问这一切究竟主何吉凶，但李祈福却并不朝他看，只顾低头在前带路，转过几座殿堂，穿过宁阳门，又转过几座殿堂，才来到还英阁前。这还英阁乃是宫中讲讽之所，如今官家刚刚践位，讲筵未开，自是无人到此。李祈福的心腹王安定在阁门口接着，见到黄谦，亲热地招呼说：“黄相公一向可好？”

黄谦忙还礼道：“好，好。今日若非李哥儿来得快，黄某真要焦头烂额了。”

李祈福也不答话，只问王安定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王安定连连点头：“都安排妥当了，都知尽管放心。”

李祈福领着黄谦进入阁中，黄谦这才注意到，阁内外的内监竟全是东宫旧人。大家相视一笑，心照不宣，掩门关窗，四顾无外人，黄谦这才长舒一口气，不禁心下佩服李祈福用心之细。

这李祈福原是东宫大太监，对太子服侍得甚是周到，太子当时戏称他为“李家哥哥”。黄谦自然知道他的份量，与他私交甚好，故也戏称他为“李哥儿”。

黄谦在小黄门服侍下脱了袍笏、朝靴，舒舒服服地呷了几口官内的上等建茶，这才开口问道：“李哥儿，你是从哪里钻出

来的？今日这等大事，也不先招呼一声，害某吃这一顿惊吓，你倒隔岸观火，自在得紧。”

李祈福一边笑着，一边连喊冤枉，道：“益之这是说哪里话来？于老相公今日方将册文进呈官家，咱家预先又不曾见过，如何知道会有这场好戏？觑得你进宫来，咱家就料到这事要落到益之身上了，紧赶慢赶支走了此地的几个内监，好让咱哥儿俩说几句体己话。益之不体会咱家的一片苦心，倒来怪罪咱家，岂不冤哉枉也！”

“好好好，不说这些。某离京三载，如今一回来就碰上如此棘手的事，只好请老兄指点一二了。”

“指点谈不上，你我都是从东宫的冷板凳上熬过来的人，自然要互相提携着点儿。不瞒你说，官家践位才几天，益之看看，这脾气与在东宫时可能相比？”

黄谦点点头，表示默认这一事实，却也不便评论，只等他说下去。

“益之也听出来了，官家今日冲着于老相公发脾气，实在都是为了宸妃。”

黄谦又点点头。

李祈福将头凑向黄谦头边，阁内原有两个在服侍着的小黄门，见状也忙知趣地走开了，他这才压低嗓门说：“告诉你，官家的怒气其实是冲着先皇后来的！”

“什么？”黄谦震惊了。

李祈福继续低声说：“官家不知何处听来的消息，说是宸妃之死与先后有关，气得又哭又闹，定要遣禁军去围抄先后的娘家！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

“是咱家再三劝解，才不曾妄动。”

黄谦听出了李祈福话音中的得意，不禁怦然心动，忍不住